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江西省工作委員會編

一二三
學生運動資料
卷一

原
于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編
于
一
九
五
〇
年
一
月
編

新華書店發行

目 錄

寫在前面	一
繼承「一二九」要學習「一二九」	三
與工農羣衆結合，爲工農羣衆服務	五
「一二九」運動三週年紀念	九
「一二九」運動前後中國兩條路綫鬥爭的大事紀要	二三
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	三七
「一二九」運動簡史	四〇
憤怒的火山爆發	六四
昆明慘案	七七
「一二九」運動	八三
爲「一二九」慘案作	八五
茅盾	

進步
祭文讚

郭沫若

寫在前面

在全國即將全部解放，中國人民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上的勝利，建立起自己的人民民主國家的革命高潮中，我們青年同學，怎樣以實際行動來迎接紀念「一二九」「一二一」這兩個偉大節日，很需要大家來研究討論。

「五四」以來，中國學生運動，以自己的英勇行動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進行了堅韌不懈的鬥爭，我江西同學在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踴躍的參加革命行列，參加農村的革命鬥爭，與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近兩三年中，更發揚了「一二九」「一二一」的光榮鬥爭精神，展開反美反蔣愛國民主運動，成為全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革命高潮的一部份。在「抗議美軍暴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爭自由」以及紀念「四一血案」等歷次運動中，都表現了江西學生光榮的鬥爭傳統和高度的革命熱情。

江西同學們，讓我們承繼着「一二九」「一二一」的戰鬥傳統，發揮革命的愛國主義精神與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加強師生間，同學間的團結，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掌握文化知識與科學技術，培養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的公德，提高自己成為建設國家的有用人才，向着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高強的新中國前進。

我們編輯這個小冊子，做為大家紀念「一二九」「一二一」學習討論的參考。因為蒐集的資料不多，加以時間匆促，如有不妥之處，希望同志們批評指正。

編者

一九四九年
十一月二十日

繼承『一二九』要學習『一二九』

劉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四年紀念『一二九』學生運動大會上的報告

少奇同志回溯中國革命的整個歷史，指出『一二九』運動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地位，他說：自大革命失敗後，中國歷史上就出現了一個黑暗的反動的時期，還有部份地區革命運動仍在高漲。從大革命失敗到『一二九』中間經過了八九年的政治上的反動時期，其間僅有一次帶有全國性的革命運動的高漲，即『一二九』事件所直接引起的抗日救國運動。少奇同志說：『一二九』是中國學生革命運動的來潮，由此到『七七事變』，中國抗日救國運動才達到了新的『高潮』。一直繼續到現在。雖然由於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大後方的羣衆運動又一時期的消沉，但僅是部份的，『一二九』運動是劃分中國反動時期與革命時期的一個標誌。從此結束了中國的反動時期，開始了新的革命運動高漲。不管這個運動還有多少弱點，但他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劃分階段的標誌。我們現在所做的仍是實現『一二九』運動的基本口號：『一致對外』，『中國完全獨立』。我們堅信此種口號與要求，將要勝利達到。關於接受『一二九』運動的歷史教訓問題，少奇同志說：『一二九』運動所經過的道路，我們應該學習，特別應爲今天大後方，已經興起的學生運動所學習。並謂『一二九』是中國學生的革命運動『來潮』，由『一二九』到『七七』中間有十九個月之久，保持新起的革命運動如此之久，也是由於執行小心謹慎的正確策略的結果。這個運動在『

七七』後才取得廣泛開展的條件，和廣大工農羣衆相結合，和工農的武裝——八路軍新四軍相結合。參加『一二九』運動的青年，大部份現在已經成爲敵後戰場上的軍事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行政負責人，以及經濟工作，文化工作中的指導者。他們今天在保衛祖國的戰爭中，站在各方面的很重要的崗位上，爲他們在『一二九』的願望理想而鬥爭着！相信他們將來會以勝利者的和主人的資格，仍然回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驕傲的叫着『中華民族獨立萬歲』的口號。他們在『一二九』時，曾經叫着的口號。於此可見，單純的學生運動，是不能獲得勝利的。而且也不可能長期堅持。青年學生必須與廣大的工農兵相結合，才能達到目的。他着重指出：『一二九』青年所走的道路，乃是知識份子與廣大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

『一二九』運動是一個模範，『一二九』時代的青年學生（特別是北平學生），已指出了一條道路——到鄉村去，和人民特別是和農民結合起來，獨立自主的建立游擊根據地和進行抗日游擊戰爭。無須乎等待任何一個人的命令。至於國民黨所號召的『青年從軍』，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國民黨指導之下，決不會產生有效抗日的結果，相反還有使青年成爲內戰犧牲的危險。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少奇同志四四年紀念『一二九』的報告，那時正是抗日戰爭大反攻的前夕。但在今天全國人民解放戰爭已經基本取得勝利的時候，我們紀念『一二九』運動，仍舊值得大家學習，參考。

少奇同志着重指出，『一二九』青年所走的道路，乃是知識份子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多年來，大批青年學生，知識份子走向工廠、農村、前綫，積極參加生產、土改、戰鬥，在實際鬥爭中與工農兵結合改造自己，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這也是今天革命戰爭取得全國勝利的重要因素。

素之一人。今天，我們青年學生，還要繼續發揚『一二九』的精神，而且要更密切地與工農兵結合起來，爲徹底肅清國民黨反動派最後的殘餘，爲實現『一二九』青年的願望和理想，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及富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奮鬥。

與工農羣衆結合，爲工農羣衆服務

馮文彬同志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在中華全國學生

第十四屆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摘錄

從『五四』運動起，三十年來，學生運動的經驗是很豐富的。我們這裏想說三說其中最基本的一個經驗，就是學生爲了革命，必須與工農羣衆結合，必須爲工農羣衆服務。歷史的經驗證明，毛主席所說『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青年之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同工農民衆相結合』是完全正確的。

對於青年的領導存在着兩條路線：一條是要青年脫離工農輕視工農，這樣就便於訓練青年成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奴僕，便於分化青年與人民羣衆的團結，便於分裂和破壞青年運動，便於鎮壓人民和青年的革命運動，這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路線，它通過康澤、朱家

聯、陳雪屏、胡適之流來執行的。

另一條路線是：要學生與工農結合，爲工農大眾服務。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路綫，是三十年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個時期中廣大的革命學生所走的道路。例如「一二九」運動就是這條道路的一個實踐，「一二九」運動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掀起了救亡運動的高潮，而且提出了「到農村去」「發動廣大學生與農民結合，並發揮了傳播革命理論的橋樑作用，特別在抗日戰爭中，參加「一二九」運動的大批同學脫下學生裝，在延安、在華北、在山東、在廣東、在華中參加了人民軍隊及根據地革命建設工作，和工人農民一道在敵後堅持游擊戰爭，建設新民主主義的解放區。其中特別著名的例子，如參加「一二九」運動的曾生同志成爲東江縱隊的創造者，北平「一二九」學生領袖之一黃敬同志則是冀中抗日根據地主要建立者之一。在解放區學校裏，從國民黨統治區進來的學生和解放區內的學生和新生長的工農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養成了爲工農羣衆服務的觀點，許多學生都親身參加了土地改革，勞動生產運動，和各種戰爭中的服務，和工農羣衆完全結成一體，這種教育的效果，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因此，三十年來一部學生運動史可以說就是一部知識份子走向與工農羣衆結合的發展史。

爲甚麼一定要和工農結合呢？爲什麼一定要爲工農羣衆服務呢？很簡明的道理是：工人農民在數量上說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在質量上說是一切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其中工人因爲代表着最進步的生產力，所以是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農民因爲佔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所以是中國革命的主力，離開了工人農民，就沒有了中國革命，也沒有了中國。

有人承認要爲國家服務，爲社會服務，但不願爲工農服務。可是爲國家服務，究竟是爲什麼

國家呢？爲社會服務，究竟是爲什麼社會呢？在目前的中國，國家和社會的主體，或者是工人和農民，或者是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難道除此以外，還有什麼旁的主體嗎？難道

我們不爲工人和農民服務，還替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服務嗎？

又有人願意爲人民服務，不願爲工農服務，要知道人民羣衆主要的就是工農，除了工農以外，還有什麼廣大的人民羣衆可言？

學生和知識份子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因此，從來也就沒有所謂既不與反動的統治階級相結合又不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的獨立的學生運動或知識分子運動。從來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就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是爲反動的剝削階級服務，或者是爲被剝削的勞動人民服務，除此以外是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的。

怎樣和工農羣衆結合呢？怎樣爲工農羣衆服務呢？

我們在學校裏讀書，首先要弄清爲誰學習？爲什麼學習？我們應當確立學習的目的，就是爲了要很好的爲工農羣衆服務而學習，就是爲了很好地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而學習。固然，學習也是爲了自己的進步，爲了自己增長知識。但是這種求進步長知識的要求，只有和人民的利益，工農羣衆的利益相結合的時候，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就是說爲了要很好地而不是很壞地爲人民服務，爲工農服務，所以我們就要學習，就要有知識——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等一切現代知識，沒有知識，或知識不足，是不能很好地爲人民服務，爲工農服務的。

「和工農羣衆結合，爲工農羣衆服務」這句話，說是容易，但做起來，是不容易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思想革命，要經過不斷的思想鬥爭的過程。因此，我們更下很大的決心放棄對工農羣衆

的「優越感」，虛心向工農羣衆學習，經常關心工農羣衆的生活，了解與熟悉工農羣衆的情況，培養自己具有革命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這樣我們才能够和工農羣衆結合起來，與工農羣衆服務。

我們大部份同學，都有很高的熱情，願意和工農羣衆結合，爲工農羣衆服務的，但是這裏有兩種結合的方法，一種是站在羣衆之上的恩賜方法，無論是救苦救難的耶穌式的，或是打抱不平的俠客式的，都自己認爲是解放工農羣衆的救世主。用這種態度去和工農羣衆結合，結果一定格格不入。我們是我們，工農還是工農，好像浮在水上的油一樣，還是沒有結合起來。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位很熱情的同學，向工農羣衆講得舌敝唇焦，但是羣衆聽不懂，話沒講完人都散了，他生氣地罵着說：「老子給你們服務，給你們民主，你們却不要。」當然，這樣來和羣衆結合，是一定不會成功的。

現在我又想起另外一個故事，它可以說明另一個和工農羣衆結合的方法，這就是廣東海陸豐的澎湃同志和工農結合的故事。澎湃同志過去是大學生，家裏是地主，他下了決心爲工農羣衆服務，向工農羣衆宣傳，但是羣衆却不理他，不聽他的話。他回去以後並不灰心，經過了仔細研究以後，他就脫下學生服，改了學生腔，深入農村與農民生活在一起，農民受地主剝削的苦痛他體會到和他的苦痛一樣，並和農民在一起討論如何解除這個苦痛。他在農民之中和農民溶合在一起，農民——他自己也在內——感覺到並發揮了「自己救自己」的偉大力量。這種方法就是真正和工農結合的方法。澎湃同志真心和工農結合了，所以他受到羣衆的熱烈愛戴。成了中國農民運動的初期領袖之一。現在澎湃同志是犧牲了。但是澎湃同志和工農羣衆結合的精神，將來永遠是我們青年學生和一切知識分子的榜樣與模範。

同志們，我們希望各位在學習中，要有這樣的爲工農羣衆服務的觀點，要準備下決心到工農羣衆中。到戰鬥中，到實際工作中去鍛鍊自己成爲自覺地爲工農服務的戰士，真心和工農羣衆結合起來。

一二九運動三週年紀念

陳伯達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司令梅津，經過其參謀長酒井向我國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表委員長何應欽氏提出了一個最後通牒，強迫中央軍，東北軍及國民黨部隊從河北撤退，並強迫河北省政府從天津移至保定。緊接此事件而發生的。日寇又在上海製造了所謂『新生』事件，圖謀把華北所實現的，實現到上海方面來。

發生上述這些事件的時候，是將近九一八事變四周年的時候。這些事件給全國同胞以極慘痛的印象，給全國同胞在精神上以一個極沉重的打擊。全國同胞從這些事件中感到比九一八更大的恥辱，感到亡國滅種的慘禍更迫到眉睫。當權政黨內大部分愛國分子對於親日分子的政策開始了不滿的騷動了：平日許多沉默寡言似乎不關心世事的人，在這時候，也發出激越的聲音了：當五卅運動和北伐的時代，有些人完全採取消極的態度，可是到這次所謂『何梅協定』的華北事件後，已被迫得起來慷慨陳詞了。

『國亡無日』的極端危懼與尋求民族生路的極端迫切——這就是當時全國民情的特徵，而處

在國防前線的華北同胞，尤爲表現得特別苦楚，特別心焦。全國是在醞釀大事變的來臨，而華北將成爲這事不變的焦點——這已成爲當時人民共同的感覺。

當時梅津因爲『何梅協定』的功勞，升任回國去了。代替梅津職務的是日寇新派來的多田駿，這個狼子野心的號稱『中國通』的日寇將領，上任不久，便發表了一本所謂『日本對華的基本觀念』的小冊子，公開道出吞滅中國的計劃，並把國民黨和共產黨攻擊得盡致，表現日寇消滅國共兩黨的決心。這本小冊子發表後不久，即有漢奸醜類在十月二十二日發動所謂『香河事件』，當時日寇特務機關的人物如喜多如土肥原，奔走中國南北，極爲忙碌，而土肥原更用全力在平津之間策劃一切。『香河事件』發生不久，隨即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發生天津漢奸醜類『請願自治』的暴動，同日殷汝耕並在冀東公開揚起『防共自治』的叛亂。這時候，日軍陸續開到榆關有一萬多人，日寇並派出隊伍在豐台天津車站扣留車輛。華北僞『自治運動』有如風聲鶴唳，震動每個中國人的魂魄。而反對僞『自治運動』和保土討逆的電報和宣言，從全國各角落趕出來，這種全民族的義憤，遂即爆發而爲一二九運動，而這運動恰是開創了我民族自我覺醒的偉大新紀元。

在全中國的歷史上，不，簡直是在全世界的歷史上，還沒有發現過像『一二九』這樣令人感泣的悲壯的運動。大家試想想吧：自從塘沽協定以後，這兩年的時間，全中國是被極沉悶，極悲哀，極陰鬱的空氣所籠罩着，親日派相率『彈冠相慶』。全中國充滿着民族的恐怖，『抗日』字句成爲禁語，愛國的行爲被親日派指爲『滔天大罪』，志士仁人一落到親日派的手裏便會無情地身首異處，這是何等景象？大家又試想想吧：日寇一張文書，竟迫得當時我國十數萬軍隊匆皇南

撤，日寇一聲恫嚇，竟迫得當時翼察「一些平日對於抗日立有功勳而且尙擁有十數萬武裝部隊的『趙超武夫』，因日寇間諜和親日派的鼓惑，陷於張皇失措，準備承認『自治』，這又是何等景象？然而人數不過數千而又赤手空拳的北平青年學生，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這一天，竟然在敵人槍口直接威脅下的危城中，走起來了，青年們高舉了抗日的旗幟，呼號保衛我們的華北，在嚴寒的天氣之下，和大刀搏鬥，和水龍搏鬥，和寒風搏鬥；他們忘記了個人的生，也忘記了個人的死，他們只有向前，只有戰鬥，沒有退却，街上他們百折不回，他們的赤血凝結成了紅冰。試想想吧：這是何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這是何等大仁大勇？中華民族的偉大人格，天地間的浩然正氣，被一二九這數千青年的民族英雄體現出來了。因為被禁止的關係，第二天北平的報紙對這消息都留下了空白，然而北平的市民在一二九那天是已親眼看過了青年們的血戰了，同時這數千青年男女民族英雄的『空谷足音』，却是不能被禁止的，馬上傳達到全國，馬上傳達到全世界。無量數的中國人得到了這個消息的時候，都興奮的繼之以感泣。他們的所以興奮繼之以感泣，是因為：民族危亡到了這樣的地步，竟迫得這些青年們不能不自動地起來，爲人所不敢爲，在國防前線一拚自己的血肉之軀；他們的所以興奮繼之以感泣，是因為，這些青年們在日本強盜的直接面前，竟然喊出了全中國同胞數年以來被抑止在心坎上而不得公開喊出的聲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喊出了全國人心數年來關於挽救國難的熱情願望：『停止一切內戰，一致對外！大家都感覺到：中華民族的靈魂復活了！塘沽協定在全國所造成的民族恐怖的空氣，是被這一二九的民族英雄所沖開了。日寇漢奸偽造的『華北自治運動』的醜態不堪的空氣，是被這一二九運動所澄清了。

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學生再度舉行了轟烈的示威運動。一二九後，北京大、中、小各校門口均增加探警，並派大刀隊把守，然而畢竟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學生們的冲到街面上來。西便門雖然被關閉了，然而清華、燕京各校的學生終於擠開了城門，大隊擁進了城內，和城內的學生們匯合起來。學生們在天橋匯集已將近三萬，還有數萬市民跟着參加。一個學生對於當時情形這樣簡單地描寫過：『在天橋聚齊之後，整隊到達前門，當然市民大會，喊聲震天，除了人類表現要在死裏求生的時候，是不會有這樣熱烈的。激昂慷慨的情緒和嚴肅整齊的陣容，爲歷史上民衆運動所僅見』（見『大衆生活』第七期）學生們當時發出以下的告市民書：

『同胞們！華北是中華民國的華北，是中國民衆的華北，是我們自己的華北，在這生死關頭，我們應該堅決地起來反對這種分割中國領土的「防共運動」，「自治運動」，誓死爭取救國運動的絕對自由。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這是凡有血氣之倫的聲音，這是全中國人民的聲音。因爲華北是我們的華北，這數萬青年，當天自朝至暮，在街頭上持續着殘酷的戰鬥，流着血，洋溢着熱淚，滴水粒米不入口。『冀察政委會』本是要在當天成立的，可是羣衆的威力居然迫得它要宣告延期成立了。

一二一六大示威，更給了全國巨大的震動。這一天的示威更給了一個動力，進一步地把全國各通埠大邑的青年學生呼喚到街上來。響應這一二九運動到街上來的，首先是杭州（十一日），廣州（十二日），接着的是南京，天津，南甯（十八日），上海，武漢，長沙（二十日），保定（二十二日），開封，安慶，徐州（二十三日），……各地一時並發生晉京請願的極悲壯苦難的行動。……一切青年們都在踏一二九英雄們所開鑿的血路，都在當時寫出自己偉大的血淚篇幅。南

京中央大學一個學生在到街上後的第二天這樣寫道：

「我們的隊伍，是工作了一夜，沒有睡眠的隊伍；是從三點到夜間十點沒有吃一點東西的隊伍；然而我們既不疲勞，也不飢餓，羣衆的感情控制了每一個人，使畏怯的變爲勇猛，使衰弱的變成強健，熱血流着每一個人的身體……」

我們從「死」復活過來，我們從兩年的沉寂裏重甦了自己的青年精神，我們死去了兩年，現在是復活了。

全國的青年都復活過來罷，讓五四的靈魂從我們身上再現，讓北平同學的血培養起中國大衆抗敵的戰爭來！（「大衆生活」一卷八期）

固然一二九運動並不是五四的靈魂之簡單的再現，但這位青年的大體上却是把整個一二九運動的歷史輪廓描了出來。

二 一二九運動的特徵

多年來全國各地學生們的組織本來是極脆弱的。在一二九運動中，由北平到全國各地，學生們在事先並沒有很大的組織準備，事先動員的工作也很有限制。各地悲壯的遊行，時常都是由一些學校的學生先去到街上，他們走到任何一條街，那裏如有學校，只要經過他們的呼喚，或經過他們代表的接洽，那學校的學生就會不管任何阻力，不約而同的，從課堂上一擁而出，和街上遊行的隊伍匯流起來。這樣，過來一街復一街，就不斷地把請願示威的隊伍充實和擴大起來。學生們並不是盲目地如一些人所說的『被人拉着鼻子走』。可是說當時學生們沒有一個不知道情形的

險惡，沒有一個不會不感到一到街上便是身首不保的。一經別人呼喚，學生們便會成羣結隊到街上，赴湯蹈火，視死如歸，這絕不是任何造作所可成功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可利用的，這是偉大的民族覺醒的「一觸即發」，這是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危險已迫得任何中國人都已有「死裏求生」的必要。某種歷史運動一到成熟的時機，便可以「一觸即發」，沛然若決江河，是沒有能够抵抗它的：據我們看來，像「一二九」運動，在歷史上，就是這樣歷史運動一個最出色的標本。青年學生們的人格，是真摯而純潔的，是獨立而大無畏，這種人格就是反映了中華民族的人格；污蟻青年學生們的人格的，就不啻是污蟻中華民族的人格，而不僅是折損一二九運動的真價。

運動的自覺性與自發性的極端複雜的交叉，並且自發性最迅速地馬上轉化為和表現為自覺性（這是一二九運動所最明顯表現出來的特徵之一（雖則一切歷史運動中，並不只是一二九運動表現了這特徵））。

一二九運動的方式首先是由請願開端的，而且，大體上看來，整個運動在每個時機都含有請願的性質，然而這運動並不限於請願。學生們一到街上來，同時就很明顯的帶着示威的性質，並且，如北平一二一六的示威，本來就是以「示威」的方式來公開號召的。學生們向日本帝國主義示威，向漢奸親日派示威，向那對日寇低頭的當事者示威。學生們在他們面前顯示民族覺醒的力量。不但如此，一二九運動在許多的地方簡直是用「巷戰」的方式來進行的——如我們上面所敘述到的，特別是北平學生們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行動。一位目擊一二九當日「巷戰」的情形，曾這樣寫道：

「……一大隊遊行的羣衆，打着旗子從北南來，走在霞公府東口和二條胡同西口當中的